

# 新民晚报 星期天夜光杯 / 夜光杯

刀郎秘境是传说中南疆的世外桃源。一个多月前,我同阿拉尔市早晨10点的日出一起奔向刀郎城堡。

城堡由黄褐色的土坯墙围筑而成。城堡的四个方位,镶嵌着一只只虎视眈眈的狼头;城墙大门两侧的胡杨树枝上,分别挂着一只超级大号的靴子和超级的软鞭子。这样布置,表明狼是刀郎人的图腾崇拜,狼被刀郎人视为部落的鼻祖,象征着智慧和团结和勇猛,刀郎两字就是“集聚在一起”的意思。靴子和鞭子是用来昭示刀郎人身形彪悍和力大无比,让觊觎的敌人望而生畏,这是刀郎人的生存策略。

12点整,我们刚好赶上了一场隆重的开城仪式。在巨大的狼图腾城墙上,男人们敲起手鼓,几位白裙女子抱着一米多长的“热瓦甫”,奏响悦耳的音乐;拉弦乐器“萨塔尔”发出悠扬婉转的声音,带着金属般的明亮穿透刀郎广场。当喇叭声裂石流云般响起时,几十位身着盛装的表演者已穿过城门,来到广场,在节奏强烈的乐曲中手臂左右摆动、高举,带着身体旋转,舞者忽而散开,忽而聚集,旋风般的舞姿令人目不暇接……随着叙事歌舞内容的进

## 刀郎秘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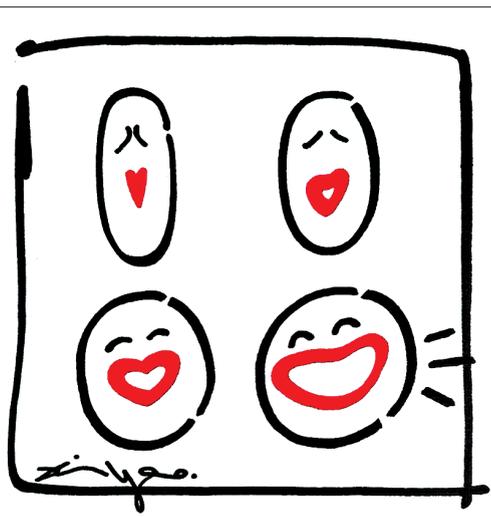
叶青

展,手鼓打得更高,乐曲高亢激昂,在广场观看的刀郎人手中的石子、勺子也敲起来,一起融入热烈的旋律。刀郎“木卡姆”艺术是刀郎原始居民在与世隔绝的自然环境中浑然天成的,流传下来,发扬光大。在初冬的寒风里,这样热烈的歌舞能让人热血沸腾。

刀郎文化起源馆一张羊皮地图清晰地标注了刀郎人流浪迁徙的路径。他们的原乡在皑皑的雪山、在无垠的戈壁、在辽阔的草原……十三世纪,在成吉思汗蒙古铁骑横扫下的刀郎人,为了躲避战乱,摆脱奴役,历尽千辛万苦,寻获到一个安身立命的秘境。

这张地图一目了然,刀郎部落北据天山之险,东南有漫漫的塔克拉玛干沙漠阻隔,西面有千万亩胡杨林盐碱地掩护,叶尔羌河贯穿全境,汇入塔里木河。刀郎人定居在这片宁静的土地上,他们狩猎、捕鱼、植棉、饲畜,秘而不宣地生活在叶尔羌河两岸。

然而,世上没有真正的世外桃源,也没有坚不可摧的城堡。清乾隆十三年,准噶尔部落入侵刀郎人的家园,刀郎部落首领艾哈塔木和刀郎的壮士战



智慧快餐

郑辛遥

心开——才能开心!

死在叶尔羌河的北岸。他们被埋葬在叶尔羌河的南岸,刀郎人又四处流浪。但总有坚定的守护者,孤独地守护着他们先辈的陵园。

在刀郎部落胡杨博物馆正门前,一位目光炯炯,长须飘飘、满脸慈爱的刀郎人塑像矗立在刀郎的大地上,铁干虬枝如龙盘虎踞,每一根线条尽显沧桑和遒劲,他是刀郎人心中的守护者。现实生活中,他是刀郎后裔第七代守墓人阿和尼亚孜买买提,他终生守护在这片大漠胡杨中,守护在阿瓦提县城以南八十公里的叶尔羌河下游河道边,直至上世纪90年代离开人世。

胡杨林展览馆中,我一眼看见歌手刀郎和刀郎

部落酋长的合影。照片中的刀郎,戴着黑色的帽子,穿着红、蓝、黑相间的卫衣,微笑着,嘴角往上翘,脸庞青涩而饱满。他在乌鲁木齐八楼唱响《2002年的第一场雪》前,已被刀郎部落落纵情奔放、张扬个性的歌舞音乐所震撼,更是惊讶刀郎族人沙哑中带有清亮的音色与自己如此相似,毅然改原名罗林为刀郎。这张照片是时光的见证,似乎赋予刀郎部落一抹更为神奇的色彩。

转至千年胡杨祭坛和胡杨区、葫芦长廊,这些景观既有岁月沉淀的庄重,又有田园牧歌的诗情画意。我们还走进了刀郎人的家,看到色彩艳丽的花毡;展现刀郎人日常劳动

“闹钟在早上七点,从我身上咬下一块肉。”我与葡萄牙作家安图内斯的感受几乎是一样的。天天咬,我一定比这个冬天的残雪,还要千疮百孔。

多想赖一次床,特别是在被朔风团团包围住的寒冷的冬日。睡多长时间也没用,都抵不过清晨一秒钟的赖床。冬天的床,像一个人温暖的怀抱,而热乎乎的被窝筒,就是它的胳膊,它将我们抱紧,缠绕,裹挟,无力抵抗,欲罢不能。

赖床这件事,多在冬天发生。天越寒,便越想赖床。窗外北风呼啸,吹响赖床的号角。手伸出被窝,冻得一哆嗦,缩了回来。脖子也跟着往被窝筒里缩一缩。样子像极了受惊吓的乌龟。勇敢的人一把掀开被窝,翻身起床,像一个慷慨就义的英雄。大多数人做不了英雄,我们更愿意做一只赖床的狗熊。

夏天不赖床。天太热,躺在凉席上,后背也发烫,汗流浹背,泡在自己的汗水里,赖床便没有意思了。再说夏天早晨起床也不费事啊,一个骨碌,穿着大裤衩就翻身起床了,冬天是我们先晒热了衣服,衣服才肯为我们保暖。春天只令人犯困,赖床的人也不多。和煦的阳光勾引你,无尽的春光勾引你,花朵也派来蜜蜂“嗡嗡”地勾引你,春心荡漾,谁还舍得赖在床上?秋天是收获的季节,到处都是果实,秋高气爽,就更不能赖床了。

必得在清晨,才算赖床。天一黑就爬上床的人,那叫恋床,而不是赖床。白天打个盹,迷迷糊糊,醒了却不起床,也不叫赖床,那叫犯迷糊。赖床是天已经

大亮了,市声喧闹,你还不想起床;是你的肚子已经饿得“咕咕”叫了,宁愿忍饥挨饿,也不肯起床。这样看来,赖床其实是做了很大牺牲的,一个人若能把赖床的工夫用在任何一件事情上,就没有做不成,做不好的。

不到最后一刻,赖床的人,就决不止赖。他盘算着,再赖下去,就没时间刷牙洗脸了。那就不刷牙不洗脸呗,赖着。再赖下去,也没时间

间吃早饭了,那就不吃,饿一顿就当减肥,继续赖着。再赖下去,上学要迟到了,上班打卡来不及了……势如火烧眉毛了,这才不得不爬起来,穿衣服比川剧的翻脸还快,动作比消防员还利索。赖床的精髓,就在于能赖一分是一分,多赖一秒是一秒。

为了早上能赖个床,人们想尽了办法。有人晚上睡觉前,就将早餐准备好,文件包、坤包或书包收拾好,以免因为赖床,早晨手忙脚乱;有人睡前将脱下来的衣服,按照穿衣顺序一层层叠好,这样早晨穿衣就快了,节省下来的几秒钟,就拿来美美地赖床。

在寒冷的冬天,人们之所以热衷于赖床,是因为赖床确很温暖,赖床真的很美妙。赖在热乎乎的被窝筒里,把昨晚的梦境再重温一遍,把人生的大事小事且放一放,多么曼妙。倘这个清晨窗外飘着雪花,想一想自己尚能窝在温柔乡里,人生该是怎样的洁白而温暖。

生活当然不会允许我们天天赖床,但像往年的冬天一样,若能偷得浮生半日之闲,我必要美美地赖一次床,让自己的温暖,彻底地穿透自己。

## 赖床,冬日里温暖的事

孙道荣



边看边聊

上海博物馆长达一年的埃及大展带火了埃及游,但关于“one dollar(一美元)”的埃及故事也占据了各大社交平台。一美元,音同“一刀”,团友项姐说她十年前来埃及时,就已经是铺天盖地的“一刀”叫卖了,没想到到现在仍旧如此。

行程第一天,坐船去了阿斯旺的菲莱神庙,船夫马上推销起了尼罗河地图和古埃及神祇介绍,全中文印刷精美,都是“一刀”。接下来,在所有景点上车离开时,就会有小贩追着要求导游代为推销产品,导游不好意思拒绝,就随意展示一下。印着埃及象形文字对照表的木板尺,印着纳芙蒂蒂头像等埃及特色的大拎包,都只要1美元,还有制作粗糙的钥匙圈、冰箱贴、印刷的纸莎草画书签(大多是香蕉皮纸),1美元可以买好几个。大拎包双层布料,图案鲜艳,很适合背着在埃及行走,立刻就有团友买下。虽然事实证明这个包用不到10天,但这些交通工具上的“一刀”叫卖可能是最规矩靠谱的。

在尼罗河游轮行程里,有一天是清晨去埃德福神庙,数百人排队的当口,一个小贩就过来兜售1美元货品。我恰好想要一个埃及头饰,他立刻会意并拿来跟我上衣同色的藏青色头饰,很是贴心,但开口就要12美元。时间尚有,我就试着直接还价1美元,任他各种说辞,自是一副爱卖不卖的态度。他一路让利,两美元两美元往下降,见我依然不松口,最后以1美元成交。

埃及的各种神庙、陵墓里的壁画、雕刻、彩绘非常值得一看,但在有些地方,也不得不“一刀”来换几张稀缺图片。卢克索帝王谷的一些陵墓中,会在最后一段放置栏杆,总有一位笑容可掬的大叔值守在那里,一边说着“把手机给我”,一边收着一张张绿票子。只有他可以进到栏杆里面,帮大家拍下里面的壁画。这些壁画可能都能在网上找到,但谁能抵挡那句“来都来了”呢?

## 埃及的温柔「一刀」

钱晓艳



小时候逢年过节,收到最多的礼物是,大人说它的别名叫“扑满”,是汉朝人起的。

记忆中我拥有的第一个储蓄罐,是笑容可掬的陶瓷小猪。送礼物的客人指着储蓄罐上方的细长口子说:“把零星的分币投进去,投满了就是一笔大钱”。“钱满了再从这里倒出来吗?”我见扑满上只有一个口子,问道:“满了把罐头砸碎,用钱买你最想要的东西。”回答说。我由此开启了美好想象。我想买刀刻剪纸、彩色橡皮筋、布娃娃,看西洋镜,看小人书,还要吃敲扁橄榄。可转念一想,把可爱的小猪砸碎挺可惜的,不如看它挺着有钱的大肚子,天天冲我笑。之后我成了小财迷,把一分,两分,五分,全扔给了小猪,还时不时拿起小猪摇一摇,听里面硬币叮叮当当的碰撞声,根据声音的清脆度,辨别罐头里钱币叠加的高度,假如声音变沉闷了,离满罐就不远了。

我至今保留着一个信筒式的储蓄罐,铁质上涂了灰色油漆,质朴又逼真,像真信筒的缩小版。投信口就是投钱口,邮递员开锁取件

口,是个凹凸有致、带舌头的嵌入片,嵌入吻合妥帖,小孩不易察觉这个取钱机关。它应该是别人送我的最后一个储蓄罐了,满罐时,人也长大了。而存硬币的习惯已养成,不再需要用储蓄罐来强迫自己。买东西找零,有意无意让卖家

## 储蓄罐 瑞秋

找些硬币,把它们丢进旧饼干盒子里。装满硬币的饼干盒很沉,占用了半个抽屉,久而久之成了抽屉的负担。时代变了,付款用微信、支付宝,对钱,数字概念大于了实体概念,我看着沉重的饼干盒子,想到了减负储蓄。

有去银行办事,我把铁盒子也带上。办完正事,拿出铁盒子,弱弱地问柜台办事员:可不可以把硬币存入银行?办事员朝大堂望了望,见等候的人不多,点了点头,然后拿出一大个塑料盒,盒子里有一轮一轮大小硬币的卡槽,我花了约二十分钟,把钱分门别类地装入卡

槽,递给了办事员,办事人员查看后说,有些硬币已退出流通市场了,要兑换后才能存银行,农业银行有几个兑换指定网点。我于是打电话咨询农行,得知指定网点要么在外滩附近,要么在远郊,觉得为了几个硬币,花大半天时间不值。回家后想起了信筒储蓄罐,心想把不流通的硬币,装入有年代感的信筒储蓄罐,应该很搭。果然有了硬币的信筒储蓄罐,摇动起来多了份活力。

有位年长于我的朋友,有收藏新年纪念币之癖好,以前的岁末年初,她要么去银行排队,要么托人,无论如何,千方百计要入手一套。她说收藏了几十年了,中断了可惜。最近问她收藏还继续吗?她摇摇头说,到了一定的年龄,思维和观念会改变,该放下的都得放下,把外在的、物质的收藏,转变为内在的身体和精神能量的收纳更为重要。我点头赞同,对她说:从现在起,我们要收藏好阳气,保持现有的健康、快乐和洒脱,让脸上挂出福气和贵气。



## 七夕会

那是1987年的一次书法展览会上,巧遇钱君匋和任政也来观展,我趁此机会请教两位大师。钱老直言不讳:“你的字,意仿石门颂,讲传统,有根基,这很好,但仿得太像,少了自我,创作要跳出古帖,建造自己的书法大厦,有新意才有生命力。你看古代书家,人人都有自己的面目。”如金农的隶书,源于汉,但另辟蹊径,高古凝重,以拙为妍;赵之谦的魏碑,出自《郑文公》,但面目别

具,雍容豪华,气定神闲;吴昌硕的小篆,化脱石鼓,但别有风味,圆润格高……“他们犹如大漠上的绿洲,荒原上的古树,令人仰慕,值得我们好好学习。”

之后有一次,我携《张迁碑临本》登门求教,师母很客气地嘱我上楼,走到二楼门口时,钱老已站在我的面前,丝毫没有大师的架子,让我很是感动。我说明来意后,他把我的临本仔细地翻阅起来,有时停下来对某些字作些点评。

他强调,临帖要察之尚精,拟之似贵。石拓本由于年久风化漫漶,有些笔画不清楚,或太粗太细,或中间凹凸,或弯曲变形,

## 建造自己的书法大厦

王恩科

临写时不能照搬,要参考帖中比较清晰的同类笔画。

钱老师的隶书独树一帜,瑰丽古秀,瘦劲质朴,线条极简极畅,甚至隐去了最具隶书特点的燕尾,有一种通达明快、璞

玉浑金的自然之美,他的创作体验是什么?钱老说,临帖时要忠于原帖,力求入帖,但人的目的不是仿佛,临是为了不临,像是不像。李可染曾说,要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,用最大的勇气打出来,艺术的生命就窒息而死。孙过庭说过,学书有三个阶段,平正一险绝一平正,是很有哲理的,这第三步是关键,是表达自我的一步,更是检验学帖成效的一步。但第三步的

平正不同于第一步的平正,是不平之平,不正之正,是灿烂之后的平淡,是历练的升华,是对古帖灵乳吸收消化的结果,前两步靠磨炼,第三步靠修养靠探究靠灵性。书法是个浩瀚的大海,人的精力有限,不可能样样精学,要在实践中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帖作为切入点,狠下功夫。学艺不能闭门造车,要广交朋友,切磋交流,有时别人不经意的一句话,也许会给你带来意外的收获。

## 雅玩

好在我们是团队游,比自由行的游人少了些遇到“一刀”的机会。埃及导游阿杜则告诉我们,“一刀”不一定是骗局,但街头乞讨的孩子千万不能给钱,否则会源源不断。他也不忘补充一句,这只是埃及人做生意的方式,可他们通常不会强迫,若是没有兴趣只要不理睬会向前走就是了。所以呢,口袋里揣上一些“一刀”,不要随便搭理路上的“一刀”,还价坚持“一刀”,就可以应付埃及的温柔“一刀”了。